

一切皆有可能

任／何／的／限／制
都是从自己的内心开始

MICHELLE MONE MY FIGHT TO THE TOP

〔英〕米歇尔·蒙恩 〔英〕露丝·凯利 著
赵欣 译

一切皆有可能

任／何／的／限／制
都是从自己的内心开始

〔英〕米歇尔·蒙恩 〔英〕露丝·凯利 著
赵欣 译

MICHELLE MONE MY FIGHT TO THE TOP

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

图字：01-2017-0285

MY FIGHT TO THE TOP By MICHELLE MONE WITH RUTH KELLY

TEXT COPYRIGHT © MICHELLE MONE WITH RUTH KELLY, 2015, TEXT © BLINK PUBLISHING, 2015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BLINK Publishing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, INC., LABUAN, MALAYSIA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17 New World Champion Co. Ltd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一切皆有可能：任何的限制都是从自己的内心开始 /
(英) 米歇尔·蒙恩, (英) 露丝·凯利著; 赵欣译. --
北京：新世界出版社, 2017.8
ISBN 978-7-5104-6098-2

I. ①一… II. ①米… ②露… ③赵… III. ①成功心理—通俗读物 IV. ①B848.4-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 314718 号

一切皆有可能：任何的限制都是从自己的内心开始

作 者：[英] 米歇尔·蒙恩 [英] 露丝·凯利
译 者：赵 欣
责任编辑：丁 鼎
责任校对：宣 慧
责任印制：王宝根 高 金
出版发行：新世界出版社
社 址：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(100037)
发行部：(010) 6899 5968 (010) 6899 8705 (传真)
总编室：(010) 6899 5424 (010) 6832 6679 (传真)
<http://www.nwp.cn>
<http://www.nwp.com.cn>
版权部：+8610 6899 6306
版权部电子信箱：nwpcd@sina.com
印 刷：北京嘉业印刷厂
经 销：新华书店
开 本：710mm × 1000mm 1/16
字 数：250 千字 印张：17
版 次：2017 年 8 月第 1 版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：ISBN 978-7-5104-6098-2
定 价：45.00 元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，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等印装错误，可随时退换。

客服电话：(010) 6899 8638

自序

也许正是种种磨难与悲痛，才鞭策着我一路奋斗，走向成功。

我的童年是在不幸中度过的。我出生在格拉斯哥的东区，这是个被人视为“贫民区”的地方。我的卧室就是父母卧室的壁橱；我是受欺凌的对象，曾经被 10 个人毒打到失去知觉而被送往医院；在爸爸下半身瘫痪以后，我每晚都流着眼泪入睡。

我在 20 岁时就做了妈妈，而我的第二个孩子早产了 4 周，几乎夭折。我努力想创立一番事业，努力做一位称职的母亲，而这样的压力让我的婚姻和健康都濒临崩溃。在我最低潮的时候，我体重骤增至要穿 22 号的衣服，并一度打算自杀。

从曾经徘徊在破产边缘，到银行里有了几百万英镑的存款，我的人生经历了大起大落。在巅峰之时我洋洋得意，开着豪华轿车，与克林顿夫妇这样的世界名人一道共进晚餐。在低谷之时我的婚姻破裂闹得人尽皆知，几乎毁掉了我的一切。街头小报上都是我的名字，大肆披露我的丈夫与我的首席设计师私通。然后我只能奋力拼搏，夺回我白手起家创立的公司。

一路走来，我的人生表面看来辉煌灿烂：我走过一条条红地毯，《你好》杂志（Hello）里有对我的采访；但现实是残酷的，苦难与痛楚触目惊心。

正因为如此，我所诉说的人生故事与众不同——无论你是想学习如何在商界独占鳌头，或只是想知道如何昂首面对人生的挑战，我的故事都能给你带来启示，带来希望。我的挣扎，我的人生，我的事业——这就是《一切皆有可能：任何的限制都是从自己的内心开始》。

米歇尔·蒙恩

目 录

Contents

第 1 章 摘星之旅	// 001
第 2 章 充满热情、意志坚定	// 013
第 3 章 做你自己	// 023
第 4 章 付出越多，回报越大	// 033
第 5 章 因为你曾爱我	// 043
第 6 章 坚持做你热爱的事	// 051
第 7 章 史上最盛大的内衣上市活动	// 063
第 8 章 白手起家	// 075
第 9 章 暴饮暴食	// 083
第 10 章 破产边缘	// 091
第 11 章 幸运获救	// 099
第 12 章 一记警钟	// 111
第 13 章 蕾切尔偷了潘妮的内裤	// 119
第 14 章 不得善终	// 127
第 15 章 极限	// 135
第 16 章 我的难堪一刻	// 143

第 17 章	目中无人	//	153
第 18 章	飞扬跋扈	//	161
第 19 章	大英帝国官佐勋章	//	171
第 20 章	孤注一掷	//	183
第 21 章	关爱与分享	//	197
第 22 章	逮个正着	//	207
第 23 章	错对冤家	//	217
第 24 章	内衣之战	//	227
第 25 章	一笔勾销	//	235
第 26 章	有其母必有其女	//	243
后记		//	257
致谢辞		//	265

第 1 章 >>>

摘星之旅

允许自己是新手入门，从零开始。没有人一开始就完美无缺。

我今天所取得的成就完全归功于我的出身，对此我坚信不疑。看着周围的一切，我决心追求更好的生活——这就是我勇往直前的动力。

无论我在银行里有多少积蓄，抑或是昨天我做成了多少笔交易，每天早上我仍然带着对失败的恐惧惊醒。就像有人把我的内脏紧紧打了个结，让我无法呼吸。我想起前夫麦克曾经对我说过的话：

“终有一天，你会回到你的贫民窟去。”

把格拉斯哥的东区叫作“贫民窟”，这种说法真是不堪入耳，那儿的居民可是你所遇到的最友善的人。他们乐于助人，慷慨大方，宁愿自己饿着肚子也会把最后一滴牛奶留给你。我热爱那些陪伴我成长的人们，但我不想再重新踏上父母的人生轨迹——他们总是在挣扎谋生。我最大的恐惧就是某天我重蹈覆辙，再次落入那样的境地。因此，无论生活给我带来怎样的挑战，第二天早晨，我依然会顽强地站起来迎接它。我就是这样长大成人的，时至今日，我仍然持有这样的人生态度。

回顾童年，我对父母充满了感激，他们呵护我，一直把我捧在掌心，让我感觉备受宠爱，我知道这对他们来说一点儿也不容易。1971年，我出生在东区中心加洛盖特（Gallowgate），那是劳工阶层住的地方。爸爸妈妈信誓旦旦地说，那时候我们的生活还过得去——东区的人可从不抱怨。他们只是逆来顺受，服从命运的安排。

但实际上我们一贫如洗，确实在为生存而艰苦奋斗。妈妈打两份工，好让一家人不至于挨饿受冻。平时她在辛格缝纫机厂缝制衣服，周末就去卖水果和蔬菜的店里干活。爸爸在一家工厂里工作，生产印刷报纸的墨水。那时候他早上5点半就起床，晚上天黑后很久才能到家，过着起早贪黑的生活。对他们而言，哪怕请一天病假都是不敢奢望的。谁要是感冒生病，也只能挣扎着起床上班。“你必须为每一分钱而努力工作”，这是他们的职业道德，也迅速影响了我的人生观。

我最早的记忆来自于在格拉斯哥丹尼斯托恩的那一段生活，当时我还不到六岁。那时候我们住在巴斯盖特大街的25号，我记得当时妈妈对我说，原来住的那座公寓楼因为鼠患成灾而无法居住，必须搬到这里来。我们住进的是一栋老旧的廉价公寓楼，要爬上一段冰冷的、充满潮湿气味的楼梯，才能来到我们所住的地方。

我们的家里只有一个客厅、一间卧室和一个小小的厨房。妈妈挂了一串珠帘，把卧室和厨房分隔开。天花板非常高，亮灯时会显得有点阴森。在妈妈和爸爸的卧室旁边有个橱柜，那就是我的房间。那地方太小了，爸爸不得不把我的床锯掉一英尺（约0.3米）才把它塞进去。

我是“爸爸的小宝贝”，他愿意为我赴汤蹈火。有天晚上，他搬了一大块木头回来，把天花板垫低了一些。然后我们往上面贴满了闪闪发光的贴纸，这样我就可以想象自己正在凝望星星——早在那个时候，我就想要伸手摘星星了。我的房间是最小的，也是最棒的。蜷缩在我的小窝里，听着隔壁房间爸爸妈妈的呼吸，我感到很安心。

我家小小的厕所里没有浴缸，也没有淋浴设备，只有一个马桶。妈妈一周带我去一次白谷澡堂洗澡。蓄水池就建在一些高层公寓的边上，公寓楼高高地伫立着，俯视着整片地区，看起来像是某部恐怖片里的场景。妈妈警告我绝不要走近水池，否则我就回不来了。

走进那座红砖外墙的澡堂要十便士，然后我就会有自己的一个小隔

间，一个大大的铸铁浴缸。我可以透过木制门框上下的缝隙往外看，我会一直待在浴缸里，泡得皮肤都快要皴裂了，直到传来一阵“砰砰砰”的敲门声，然后有人对我说：“哎，快点儿，下一个要进去了。”我就跳到冷冷地砖上，擦干身子，重新套上衣服。

我们下楼走到蒸汽房时常常会驻足一会儿。那时候的蒸汽房大概相当于现在的自助洗衣房。我帮妈妈把一捆捆被单搬到里头，妈妈就在工业用水槽里放上一块大木板，把被单铺在上面搓洗干净。洗完被单后，妈妈的手指看起来就像枯枝一样。我还会帮妈妈把被单塞到大大的铁质滚筒里，烘干多余的水分。

那时候我们晚餐吃的是传统的东区食物，比如碎肉和马铃薯，当然不会是什么美味佳肴。要是吃上了菲力牛排，那就是过圣诞节了。到了周五的时候，我就会到炸鱼薯条店去。我会给爸爸妈妈买来炸鱼，给自己买上拌着薯片和洋葱汁的香肠做晚餐。我一溜烟儿地跑到店里，再一溜烟儿地跑回来，然后坐在电视机前，把晚餐放在腿上，边看电视边吃掉。而我们家的晚餐跟我奶奶家的相比，简直算得上是山珍海味了。我奶奶叫阿兰，学校放假的时候我就要去她那儿，因为爸爸妈妈整天都要工作，没时间照顾我。我的奶奶，也就是爸爸的妈妈，她是个非常强硬的女人，一个不折不扣的格拉斯哥人。她住在哈格丘，那是东区一个鱼龙混杂的地方。

奶奶让我吃鸡肝、洋葱和牛肚。她会在牛奶里煮牛肚。我的天啊！“奶奶，求求您，不要让我吃那个。”我抽噎着说。

“你知道这花了多少钱吗？”奶奶把碗推回到我鼻子底下，“你吃饭是为了活下去。”即使到了现在，当我走到那些米其林星级的餐馆里头，看见菜单上有肝脏一类的东西，我都忍不住地恶心想吐。那时候我会溜到杜克大街上的科伊阿饮食店买雪糕吃。我必须带着自己的碗或杯子到那儿去，让店员往里头舀上几勺雪糕。

爸爸的“出逃之处”则是街角那家酒馆。酒馆的名字是“狗与兔”，

但当地的人都叫它“狗儿”。妈妈会让我骑自行车到那儿去，叫爸爸回家吃晚饭。“我准备把他那该死的晚餐扔到垃圾桶里了。”她大吼大叫着，于是我就骑上自行车，用最快的速度赶到“狗儿”那里去喊爸爸。我踮起脚尖努力够着窗台，向窗户里的他挥手致意。如果这不奏效，我就会从门口溜进去，恳求他回家。

“求求您了，爸爸，别把所有工钱都花掉。”我苦苦哀求着。我不喜欢他喝很多的酒，因为他会和妈妈吵架。妈妈会吼得震天响，有时我得捂住耳朵。但那儿绝大多数夫妻都是如此。这就是东区的生活——你卖命工作，然后就去博彩店碰运气。总是这样：“啊，天啊，吉米赛马赢了”，或者“啊，天啊，伊莎贝尔宾果游戏赌赢了”，然后所有人都蜂拥去他们家，喝杯免费的酒，庆祝一番。

我们拥有的东西不多，但我们有一个大家庭。在东区是从来不用锁门的。如果你想要什么，就去敲敲别人家的门。“商店关门了。我可以问你要点糖吗？”他们情愿自己不用，也会把自己最后的一点糖都给你。要是你去伦敦的梅费尔^①敲某个公寓的门，他们可是会打电话叫警察的！

这种大家庭般的感觉，让我们度过了一段欢乐开心的时光。东区的派对是一流的，派对地点可能是我姑姑家，可能是我叔叔家，也可能是在我家，一般都是有人赢了赌马或宾果游戏后才举办派对。我记得在我们家的一次派对，大家把洛·史都华^②的音乐开得震耳欲聋，整个街区都能听见。我就从后院里喊妈妈：

“妈妈，我饿坏了，你能不能给我扔块面包和一点果酱？”

她从窗户里探出头，然后走开了，过了几分钟，一个用锡纸包着的三明治“嗖”地一下从天而降。我狼吞虎咽，一下子就把它吃光了，然后就

^① 伦敦上流社会住宅区。

^② Rod Stewart，英国人，世界最著名的摇滚歌星之一。

和邻居家的朋友们继续玩耍。我装出一副大人的样子翩翩起舞。对于我当时的年龄来说，我的个子相当高，瘦瘦的，有一头亚麻色的头发。所有人都走了以后，我就坐在妈妈的膝头，紧紧地依偎着她。她的温暖就像一条毛巾，包裹着我的全身。

那是我为数不多的幸福的记忆之一。

爸爸开始跛脚的时候我七岁。当时我的家人和朋友都以为他喝醉酒了，但我一看到他就马上意识到情况不妙。医生们认为爸爸得了癌症，为了除掉癌细胞，他总得往医院跑。每回爸爸从医院回家，他的脚就跛得更厉害，他看起来也更加痛苦了。他想在我面前隐瞒他的痛楚，但那种痛不欲生的煎熬分明写在了他脸上。妈妈一天到晚都在哭，我就在我小小的睡房里聆听着她的呜咽声。每天晚上，我都抱着自己的枕头，担心爸爸活不到第二天早上，然后就静静地流着眼泪入睡。有些夜晚我就躺在那里，好几个小时都睡不着，只是伸长脖子把耳朵贴在门上，仔细听着爸爸的呼吸。

从那时候起，麻烦事就接踵而至。此后家里就不曾有过一个正常的圣诞节。过节的时候，我们要不就围在爸爸在皇家医院^①的病床旁边，要不就在他病房对面的中国餐馆里头。我甚至记不起妈妈怀孕的事，但肯定是在爸爸多次手术期间。当我回想那段日子的时候，我唯一能想起来的就是妈妈躺在沙发上，肚子高高地隆起，然后就被救护车匆匆地送往了医院。我和玛格丽特姑姑一起到医院里去，但亲戚们不让我见妈妈。我开始尖叫大哭，姑姑不得不紧紧地抱着我。

“我想看宝宝，我想看我弟弟。”我喊叫着。

但亲戚们围成了一堵墙，我穿不过去。

^① 全称是 Royal Free Hospital，皇家无偿救助医院，伦敦一家为低收入阶层提供医疗服务的医院。

“米歇尔，冷静下来吧，你现在见不了她。”玛格丽特姑姑让我坐下来。

“我想要我妈妈，我想要我妈妈。”我边哭边说。好些天我都在痛哭流涕，闹着要见妈妈和弟弟。我的喉咙就像砂纸一般粗糙，几乎说不出话来。当妈妈终于回家时，她并没有带着弟弟。她面如死灰，血红色的眼睛里充满了泪水。她伤心得话也不跟我说，只是一直躺在沙发上看电视。有时我甚至不知道她是在看电视屏幕，还是一直盯着空气。在我面前，所有亲戚都保持沉默，没有解释，只言片语也没有。那时候就是这样，你只能接受命运，继续生活。我心里清楚我的小小弟弟没有活下来，多年以后，我才知道他死于先天性脊柱裂。

我不记得他的葬礼，也不记得其他相关细节。太多的不堪回首，太多的撕心裂肺，我只能把它们全都封锁在记忆之外。我想那就是爸爸一直泡在酒馆里的原因——家里有太多的眼泪和争吵，每一分钟都充满了戏剧性。我坐立不安，随时警惕着厄运的降临。

要是想在东区生存，那你的后脑勺必须长双眼睛。这是我八岁时得到的惨痛经验，那件事情令我永生难忘。那天我穿着溜冰鞋，在我家旁边的那条街上和朋友一起玩，她要回公寓顶层的家里拿些东西。

“等一下。”我在她身后叫道，当时我还穿着溜冰鞋。

我穿着溜冰鞋爬上水泥砌成的楼梯，小心地侧着身子往上走，以免往后滑倒。突然，不知道从什么地方伸出一只大手，像一把虎钳一样紧紧地攥住了我的脚踝。我的身体直打转，我看见了一个男人，脸上带着令人毛骨悚然的微笑。我尖叫着想要跑上楼梯，但我跑不了。因为穿着溜冰鞋，我不停地摔倒。那个男人拽着我的腿，想要把我拉进他住的公寓。他把我拖下楼梯的时候，我一直在尖叫和挣扎。

“不要碰我，不要碰我。”我喊道。他拖着我，我的指甲刮过硬硬的水泥地。忽然，我不知道从哪儿来的力量，用溜冰鞋踢中了他的脸。他轰然

倒地，我得以脱身。我飞快地冲过了那几段楼梯。

当我冲进朋友家的大门时，我害怕极了，全身发抖。倘若他把我拽到他的公寓里，我想我就会被强奸了。我几乎说不出话来，是我朋友的爸爸向我父母解释了我受到的袭击。爸爸病得太厉害，没法下楼，这大概是件好事——上帝才知道他会对那个男人做出什么事情来。我一直不知道那个男人的下场，只知道这件事摆平了——妈妈说她去“警告了那个人一番”。

从那以后，我就特别害怕去那儿找朋友，我只能在大街上等她。此后我没有一个晚上睡得安宁。我总是心惊肉跳，像狗一样东张西望。我开始对街头巷尾的一切了如指掌：我学会了读懂身体语言，我能辨别出别人准备攻击的姿势，我能在短短几秒钟之内判断我面对的形势。我知道哪些地方是禁区，比如蒸汽房旁边的高层公寓。这些都是东区的生存要领。毋庸置疑，我的直觉造就了我在商场上的成功。我懂得和任何人打交道，我知道怎样和他们谈判。假如没有那些来自生活的教训，我就不会成长为今天的我。

我母亲的妈妈，也就是我的外婆，她第一个发现了我的与众不同。“我告诉你，米歇尔有一天会变成个大人物的。”她这样对我妈妈说。

外婆叫菲利普斯，是个优雅的老太太。她是苏格兰敦巴顿人。她曾经把她的一张张钞票烫得平平整整，我对钱的态度就是受了她的影响。每当我手里有现金，我第一件事就是要把它们按照数字顺序一张张排好。我所有的现金都是簇新的，没有一丝折痕，而且放得整整齐齐。

外婆有一颗金子般的心，她对谁都是先人后己。她曾经折起几张十元的钞票，不经意地塞进某个人的掌心，因为她觉得那个人比她更需要钱。不只如此，每当她听到谁家有婴儿出生，她就会送过去一条毛毯。即便她与那家人素不相识，她也会为那家的宝宝织一顶小帽子。她就是这样一个人。

慈爱的、了不起的女人，她就像是德兰修女^①，每个人都听说过她。

外婆做了多年护士。她的丈夫抛弃了她，当年我妈妈还是个小女孩。从那以后，外婆就再也没有碰到合适的人了。她是个单身母亲，独自带大了三个孩子，而且一直工作——她在医院里上夜班。我想重重压力就是她慢慢染上酒瘾的原因。很早以前，外婆在醉酒后几乎烧掉了整栋房子，从那时起她就滴酒不沾。她参加了戒酒协会，现在她已经45年没有碰过酒了，但她还是会告诉你她曾经是个酒鬼。到圣诞节时，她甚至不肯尝一口屈臣氏甜食^②，因为她说“那味道会立刻让你重蹈覆辙”。

在我小时候，每到周六外婆就会坐火车进城，与我們一起去中餐馆吃饭或者喝下午茶。7岁时，我和外婆、妈妈一起去了一家餐馆，我一脸不高兴地盯着铺在餐桌上的纸垫看——那上面全是食物留下的点点污渍。“我不要铺那东西吃饭。”我说。外婆和妈妈惊讶地看着我。我并不是因为备受宠爱，可以随心所欲，我只是不想在一张脏乎乎的桌子上吃饭。我有我的标准，不能妥协。

“总有一天，米歇尔会成为大人物的。她真的特别关注细节。”菲利普斯外婆微笑着说。

“妈，别说了。”我妈妈耸耸肩。

“别打断我，伊莎贝尔。米歇尔特别清楚自己想要什么，她以后会大有出息的。记住我的话吧。”外婆心如明镜，她就像个料事如神的女巫。她曾经研究过每个人茶杯里的茶叶，她肯定在我的茶叶里看到了我的将来。

那时候的我和所有同龄人都不一样。我的朋友们贴在墙上的那些海报，比如麦当娜和史班杜芭蕾乐队^③之类，我一张都没有。不，我的床上

① Mother Teresa，著名慈善家，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。

② Trifle，英国圣诞节的传统食品，里面含有葡萄酒的成分。

③ 英国20世纪80年代红极一时的朋克乐队。

方挂的是一张理查德·布兰森^①的照片。我想要成为他，我想变成一个成功人士。我会把用来做晚餐的香肠放在膝盖上，边吃边看电视节目《达拉斯》和《王朝》^②。然后我就想，总有一天，我会拥有那辆跑车；总有一天，我会拥有那一栋带着长长楼梯的大房子；总有一天，我会有足够的能力照顾爸爸妈妈。

到了我10岁的时候，我就决定要出去赚钱了。我说服了街上一个报刊亭的老板，让我去派送报纸。要送的报纸堆积如山，但我毫不动摇。开始我在下课后的晚上派送晚报，然后加上了周末派送周日版的报纸，最后我又包揽了清晨派送的《每日纪事报》。对于一个女孩而言，这个工作量太大了，于是我决定聘请其他的孩子来干活。很快我手下就有了17个十几岁的孩子。我告诉他们要派送的街道，他们所得的收入要分一份给我。你能想象吗，一个10岁的孩子调遣着这些十几岁的少年？我外婆是对的，我就是与众不同！

当然，过了没多久，就有人贪得无厌了。有几个男孩叫我到“戴克”后头去和他们见面——“戴克”是东区里一堵墙的名字。男孩们就站在墙头，居高临下地看着我。

“我们比你大3岁。你送的报纸要交给我们负责。”其中一个男孩开口了。我顿时火冒三丈。就是因为我是个女孩，就是因为我比他们小？他们怎么敢如此放肆？谁也别想欺负我。我把双臂交叉在胸前。

“要占我的地盘，你们想都别想。”我大吼道，“是我先开始送报的。要是你们想要自己去送报，不想给我干，那没问题。但你们不能接管东区，这一片是我的。”男孩们气势汹汹，但我毫不理会。“我才不想跟你们吵架呢，这是生意。我现在就把你们从‘戴克’墙上推下去。”我越说越

^① 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企业家，创立了维珍集团，以特立独行著称，曾驾驶热气球飞越大西洋和太平洋。

^② 两者都是关于企业家故事的连续剧。